

神
鵑
俠
侶

金庸



统一书号：10385·9

定 价：一元八角

神雕侠侣

(三)

金
庸
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神雕侠侣（三） SHENDIAOXIALÜ

金 庸 著

责任编辑：刘明涛

封面设计：章桂征

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

（长春市斯大林大街102号）

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
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12.625印张 2插页 270,000字

1984年11月第1版 1984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00,000册

统一书号：10388·9 定价：1.80元

第三册主要人物表

杨 过:小龙女之徒

小 龙 女:杨过之妻。李莫愁师妹。

郭 靖:黄药师之婿。助品文德守襄阳。

黄 蓉:郭靖之妻。

朱 子 柳:一灯大师之徒。

鲁 有 脚:接黄蓉为丐帮帮主。助郭靖守襄阳。

周 伯 通:全真教祖王重阳师弟。

丘 处 机:全真七子之一,号长春子。

尹 志 平:丘处机之徒。

王 处 一:全真七子之一。号玉阳子。

赵 志 敬:王处一之徒。

武三通::一灯大师之徒。渔樵耕读四弟子中之农夫。

武 敦 儒:武三通之子。

武 修 文:武三通之子。

郭 芙:郭靖、黄蓉之女。

程 英:陆无双表姊。黄药师之徒。

陆 无 双:李莫愁之徒。

公孙绿萼:公孙止、裘千尺之女。

李 莫 愁:号赤练仙子。

洪 凌 波:李莫愁之徒。

裘 千 尺:公孙止之妻。裘千仞之妹。

公 孙 止:绝情谷谷主。

一灯大师:号南帝。

慈 恩:一灯大师之弟子。即《射雕英雄传》中之裘千仞。

忽 必 烈:成吉思汗之孙。称四王子。统兵攻襄阳。

金轮法王:蒙古第一护国法师。

霍 都:金轮法王弟子。

达尔巴:金轮法王弟子。

尼 摩 星:天竺僧人。为忽必烈罗致幕下。

尹 克 西:西域大贾。为忽必烈罗致幕下。

潇湘子:湘西名宿。

目 录 MULU

第二十一回 襄阳鏖兵·····749

第二十二回 危城女婴·····785

第二十三回 手足情仇·····831

第二十四回 意乱情迷·····861

第二十五回 内忧外患·····897

第二十六回 神雕重剑·····937

第二十七回 斗智斗力·····977

第二十八回 洞房花烛·····1015

第二十九回 劫难重重·····1051

第三十回 离合无常·····1089

第二十一回 襄阳鏖兵

杨过正想拔出匕首，忽听得窗外有人轻轻弹了三下，急忙闭目不动。

郭靖便即惊醒，坐起身来，问道：“蓉儿么？可有紧急军情？”窗外却再无声音。郭靖见杨过睡得鼻息调匀，心想他好容易睡着了，别再惊醒了他，于是轻轻下床，推门出房，只见黄蓉站在天井中招手。郭靖走近身去，低声问道：“甚么事？”

黄蓉不答，拉着他手走到后院，四下瞧了瞧，这才说道：“你和过儿的对答，我在窗外都只见啦。他不怀好意，你知道吗？”郭靖吃一惊，问道：“甚么不怀好意？”黄蓉道：“我听他言中之意，早在疑心咱俩害死了他爹爹。”郭靖道：“他或许确有疑心，但我已答允将他父亲逝世的情由详细说给他知道。”黄蓉道：“你当真要毫不隐瞒的说给他听？”郭靖道：“他父亲死得这么惨，我心中一直自责。杨康兄弟虽然误入歧途，但咱们也没好好劝他，没想法子挽救。”黄蓉哼了一声，道：“这样的人又有甚么可救的？我只恨杀他不早，否则你那几位师父又何致命丧桃花岛上？”郭靖想到这桩恨事，不禁长长叹了口气。

黄蓉道：“朱大哥叫芙儿来跟我说，这次过儿来到襄阳，神气中很透着点儿古怪，又说你和他同榻而眠。我担心有何

意外，一直守在你窗下。我瞧还是别跟他睡在一房的好，须知人心难测，而他父亲……总是因为一掌拍在我肩头，这才中毒而死。”郭靖道：“那可不能说是你害死他的啊。”黄蓉道：“既然你我均有杀他之心，结果他也因我而死，那么是否咱们亲自下手，也没多大分别。”郭靖沉思半晌，道：“你说得对。那么我还是不跟他明言的为是。蓉儿，你累了半夜，快回房休息罢。过了今晚，明日我搬到军营中睡。”

他知爱妻识见智计已百倍，虽不信杨过对已怀有恶意，但她既如此说，也便遵依，于是伸手扶着她腰，慢慢走向内堂，说道：“过儿奋力夺回武林盟主之位，于国家大事上是非分明；两次救你和芙儿，全不顾自身安危，这等侠义心肠，他父亲如何能比？”黄蓉点头道：“这样的少年本是十分难得，但他心中有两个死结难解，一是他父亲的死因，一是跟他师父的私情。唉，我好不容易说得龙姑娘离他而去，可是过儿的神通广大，不知怎地又找到了她。瞧他师徒俩的神情，此后是万万分拆不开的了。”郭靖默然半晌，忽道：“蓉儿，你比过儿更加神通广大，怎生想个法子，好歹要救他不致误入歧途。”

黄蓉叹了口气道：“别说过儿的事我没法子，就连咱们的大小姐，我也不知如何是好。靖哥哥，我心中只有一个你，你心中也只有一个我。可是咱们的姑娘却不像爹娘心，心里同时有两个少年郎君，对武家哥儿俩竟是不分轩轻。这教做父母的可有多为难。”

郭靖送黄蓉入房，等她上床睡好，替她盖好了被，坐在床边，握住她手，脸露微笑。近月来二人都为军国之事劳碌，夫妻之间难得能如此安安静静的相聚片刻。二人相对不语，心中甚感安适。

黄蓉握着丈夫的手，将他手背轻轻在自己面颊上摩擦，低

声道：“靖哥哥，咱们这第二个孩子，你给取个名字。”郭靖笑道：“你明知我不成，又来取笑我啦。”黄蓉道：“你总是说自己不成。靖哥哥，普天下男子之中，真没第二个胜得过你呢。”这两句话说得情意深挚，极是恳切。

郭靖俯下头来，在爱妻脸上轻轻一吻，道：“若是男孩，咱们叫他作郭破虏，若是女孩呢？”想了一会，摇头笑道：“我想不出，你给取个名字罢。”黄蓉道：“丘处机道长给你取这个‘靖’字，是叫你不忘记靖康之耻，现下金国方灭，蒙古铁蹄又压境而起，^{真想坐起}孩子是在襄阳生的，就让她叫作郭襄，好使她日后记得，^且是生于这后兵荒马乱的围城之中。”

郭靖道：“好啊，但盼这女孩儿将来别像她姐姐那么淘气，年纪这么大了，还让父母操心。”黄蓉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若是操心得了，那也罢了，就只……”叹了口气，道：“我好生盼望是个男孩儿，好让郭门有后。”郭靖抚摸她头发，说道：“男孩儿、女孩儿不都一样？快睡罢，别再胡思乱想了。”给她拢了拢被窝，吹灭烛火，转身回房，见杨过睡得兀自香甜，鼓交三更，于是上床又睡。

那知他夫妻俩在后院中这番对答，都教杨过隐身在屏门之后听了个清楚。郭靖、蓉走入内堂，杨过仍是站着出神，翻来覆去的只是想着黄蓉那几句话：“我只恨杀他不早……他父亲一掌拍在我肩头，这才中毒而死……你我均有杀他之心，结果他也因我而死。”心想：“我父因他二人而死，那是千真万确、再无可疑的了。这黄蓉好生奸滑，对我已然起疑，今晚我若不下手，只怕再无如此良机。”当下回房静卧，等郭靖回来。

郭靖揭被盖好，听得杨过微微发出鼾声，心道：“这孩子

这时睡得真好。”于是轻轻着枕，只怕惊醒了他。过了片刻，正要朦胧睡去，忽觉杨过缓缓翻了个身，但他翻身之际鼾声仍是不停。郭靖一怔：“任谁梦中翻身，心停打鼾。这孩子呼吸异常，难道他练内功时运逆了气么？这岔子可不小。”却全没想到杨过是假装睡熟。

杨过缓缓又翻了个身，见郭靖仍无知觉，于是继续发出低微鼾声，一面走下床来。原来初时他想在被窝中伸手过去行刺，但觉相距过近，极是危险，倘若郭靖临死之际反击一掌，只恐自己也难逃性命，~~反~~总是忌惮对方武功太强，于是决意先行下床，~~一~~安妥，立即破窗跃出，又怕自己鼾声一停，使郭靖在睡梦中感到有异，因是一面下床，一面假装打鼾。

这么一来，郭靖更是给他弄得满腔胡涂，心想：“这孩子莫非得了梦游离魂之症？我若此时出声，他一惊之下，气息逆冲丹田，立时走火入魔。”于是一动也不敢动，侧耳静听他的动静。

杨过从怀中缓缓拔出匕首，右手平胸而握，一步步走到床前，突然举臂运动，挺刀正要刺出，只听得郭靖说道：“过儿，你做什么恶梦了？”

杨过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，双足一点，返身破窗而出。他去得快，郭靖追得更快，他人未落地，只觉双臂一紧，已被郭靖两手抓住。杨过万念俱灰，知道自己武功远非其敌，抗拒也是无用，当下闭目不语。

郭靖抱了他跃回房中，将他放在床上，搬他双腿盘坐，两手重于丹田之前，正是玄门练气的姿式。杨过又恨又怕：“不知他要用甚么恶毒的法子折磨我？”突然间想起了小龙女，深吸一口气，要待纵声大呼：“姑姑，我已失手被擒，你赶快逃

命。”

郭靖见他突然急速运气，更误会他是练内功岔了气道，心想：“当此这危急之际只能缓缓吞吐，如此大呼大吸，大有危害。”忙出掌按住了他小腹。

杨过丹田被郭靖运浑厚内劲按住，竟然叫不出声，心中挂念着小龙女的安危，只急得面红耳赤，急想挣扎，苦于丹田被按，全身受制，竟然动弹不得。

郭靖缓缓的道：“过儿，你练功太急，这叫作欲速则不达，快别乱动，我来助你顺气归源。”杨过怔，不明他其意何指，但觉一团暖气从他掌心渐渐传入自己丹田，说不出的舒服受用，又听郭靖道：“你缓缓吐气，让这股暖气从水分到建里、经巨阙、鸠尾、到玉堂、华盖，先通了任脉，不必去理会别的经脉。”

杨过听了这几句话，又觉到他正在以内功助已通脉，一念转间已猜到了八九分，暗叫：“惭愧！原来他只道我练功走火入魔，以致行为狂悖。”当下暗运内息，故意四下冲走，横奔直撞，似乎难以克制。郭靖心中担忧，掌心内力加强，将他四下游走的乱气收束在一处。杨过索性力求逼真，他此时内功造诣已自不浅，体只内息狂走之时，郭靖一时却也不易对付，直花半个时辰，才将他逆行的气息尽数归顺。

这番冲荡，杨过回然累得有气无力，郭靖也是极感疲困，二人一齐打坐，直到天明，方始复元。郭靖微笑道：“过儿，好了吗？想不到你的内力已有如此造诣，险些连我也照护不了。”杨过知他为了救助自己，不惜大耗功力，不禁感动，说道：“多谢郭伯伯救护，侄儿昨晚险些闹成了四肢残废。”

郭靖心道：“你昨晚昏乱之中，竟要提刀杀我，幸好你自己不知，否则宁不自愧？”他只怕杨过知晓此事后过意不去，

于是岔开话题，说道：“你随我到城外走走，瞧一下四城的防务。”杨过应道：“是！”

二人各乘一匹战马，并骑出城。郭靖道：“过儿，全真派内功是天下内功正宗，进境虽慢，却绝不出岔子。各家各派的武功你都可涉猎，但内功还是以修玄门功夫为宜。待敌兵退后，我再与你共同好好研习。”杨过道：“昨晚我走火之事，你千万别跟郭伯母说，他知道后定要笑我，说我学了龙姑姑旁门左道的功夫，以致累得伯伯辛苦一场。”郭靖道：“我自然不说。其实龙姑娘的功夫也非旁门左道，那是你自己胡思乱想，未得澄虑守一之故。”杨过料如此事只要给黄蓉获悉，立时便识破真相，听郭靖答应不说，心中大安。

二人纵马城西，见有一条小溪横山出下。郭靖道：“这条溪水虽小，却是大大有名，名叫檀溪。”杨过“啊”了一声，道：“我听人说过三国故事，刘皇叔跃马过檀溪，原来这溪水便在此处。”郭靖道：“刘备当年所乘之马，名叫的卢，相马者说能妨主，那知这的卢竟跃过溪水，逃脱追兵，救了刘皇叔的性命。”说到这里，不禁想起了杨过之父杨康，喟然叹道：“其实世人也均与这的卢马一般，为善即善，为恶即恶，好人恶人又那里有一定的？分别只在心中一念之差而已。”

杨过心下一凛，斜目望郭靖时，见他神色间殊有伤感之意，显然不是出言讥刺自己，心想：“你这话虽然不错，但甚么是善？甚么是恶？你夫妻俩暗中害死我父，难道也是善么？当真是大言炎炎，不知羞惭。”他对郭靖事事佩服，但一想到父亲死于他夫妻手下，总是不自禁的胸间横生恶念。

二人策马行了一阵，到得一座小山之上，升崖远眺，但见汉水浩浩南流，四郊遍野都是难民，拖男带女的涌向襄阳。郭靖伸鞭指着难民人流，说道：“蒙古兵定是在四乡加紧屠戮，

令我百姓流离失所，实堪痛恨。”

从山上望下去，见道旁有块石碑，碑上刻着一行大字：“唐工部郎杜甫故里。”杨过道：“襄阳城真了不起，原来这位大诗人的故乡便在此处。”

郭靖扬鞭吟道：“大城铁不如，小城万丈余……连云列战格，飞鸟不能逾。胡来但自守，岂复忧西都？……艰难奋长戟，万古用一夫。”

杨过听他吟得慷慨激昂，跟着念道：“胡来但自守，岂复忧西都？艰难奋长戟，万古用一夫。郭伯伯，这几句诗真好，是杜甫做的么？”郭靖道：“是啊，前几日你郭伯母和我谈论襄阳城守，想到了杜甫这首诗，她写了出来给我看。我很爱这诗，只是记心不好，读了几十遍，也只记下这几句。你想中国文士人人都会作诗，但千古只推杜甫第一，自是因他忧国爱民之故。”杨过道：“你说‘为国为民，侠之大者’。那么文武虽然不同，道理却是一般的。”郭靖听他体会到了这一节，很是欢喜，说道：“经书文章，我是一点也不懂，但想人生在世，便是做个贩夫走卒，只要有为国为民之心，那就是真好汉、真豪杰了。”

杨过问道：“郭伯伯，你说襄阳守得住吗？”

郭靖沉吟良久，手指西方郁郁苍苍的丘陵树木，说道：“襄阳古往今来最了不起的人物，自然是诸葛亮。此去以西二十里的隆中，便是他当年耕田隐居的地方。诸葛亮治国安民的才略，我们粗人也懂不了。他曾说只知道‘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’，至于最后成功失败，他也看不透了。我与你郭伯母谈论襄阳守得住、守不住，谈到后来，也总只是‘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’这八个字。”

说话之间，忽见城门口的难民回头奔跑，但后面的人流还是继续前涌，一时之间，襄阳城外大哭小叫，乱成一团。

郭靖吃了一惊，道：“干么守兵不开城门，放百姓进城？”忙纵马急奔而前，一口气驰到城外，只见一排守兵弯弓搭箭，指着难民。郭靖大叫：“你们干甚么？快开城门。”守将见是郭靖，忙打开城门，放他与杨过进城。郭靖道：“众百姓惨受蒙古兵屠戮，怎不让他们进来？”守将道：“吕大师说难民中混有蒙古奸细，千万不能放进城来，否则为祸不小。”

郭靖大声喝道：“便有一两个奸细，岂能因此误了数千百姓的性命？快快开城。”郭靖守城已久，屡立奇功，威望早著，虽无官职，但他的号令守将不敢不从，只得开城，同时命人飞报安抚使吕文德。

众百姓扶老携幼，涌入城来，堪堪将完，突见远处尘头大起，蒙古军自北来攻。宋兵分别散开，隐身城垛之后守御。只见城下敌军之前，当先一大群人衣衫褴褛，手执棍棒，并无一件真正军器，乱糟糟不成行列，齐声叫道：“城上不要放箭，我们都是大宋百姓！”蒙古精兵铁骑却躲的百姓之后。

自成吉思汗以来，蒙古军攻城，总是驱赶敌国百姓先行，守兵只要手软罢射，蒙古兵随即跟上。此法既能屠戮敌国百姓，又可动摇敌兵军心，可说是一举两得，残暴毒辣，往往得收奇效。郭靖久在蒙古军中，自然深知其法，但要破解，却是苦无良策。只见蒙古精兵持枪执刀，驱逼宋民上城。众百姓越行越近，最先头的已爬上云梯。

襄阳安抚使吕文德骑了一匹青马，四城巡视，眼见情势危急，下令道：“守城要紧，放箭！”众兵箭如雨下，惨叫声中，众百姓纷纷中箭跌倒，其余的百姓回头便走。蒙古兵一刀砍去个首级，一枪刺出个窟窿，逼着众百姓攻城。

杨过站在郭靖身旁，见到这般惨状，气愤难当，只听吕文德叫道：“放箭！”又是一排羽箭射了下去。郭靖大叫：“使不得，莫错杀了好人！”吕文德道：“如此危急，便是好人，也只得错杀了。”郭靖叫道：“不，好人怎能错杀？”

杨过心中一动，暗念：“莫错杀了好人！好人怎能错杀？”

郭靖叫道：“丐帮兄弟和各位武林朋友，大家跟我来！”说着奔下城头。杨过跟了下来。郭靖道：“你昨晚练气伤身，今日千万不能用力，在城头上给我掠阵罢。”杨过见蒙古兵屠戮汉人，真是当他们猪狗不如，本想随郭靖下去大杀一阵，听了他这话，心中一怔，又不能直说昨晚其实并非练功走火，只得回上城头。

郭靖率领众人，大开西门，冲了出去，迂回攻向蒙古军侧翼。在众百姓之后押队的蒙古军当即分兵来敌。郭靖所率领的大半是丐帮好手，另有一个小半是各地来投的忠义之士，齐声呐喊，奋勇当先，两军相交，即有百余名蒙古兵被砍下马来。眼见这队蒙古千人队抵挡不住，斜刺里又冲到一个千人队，挥动长刀，冲刺劈杀。蒙古军是百战之师，猛勇剽悍，郭靖所率壮士虽然身有武艺，一时之间却也不易取胜。被逼攻城的众百姓见蒙古军专心厮杀，不再逼攻，发一声喊，四下逃散。

只听得东边号角声响，马蹄奔腾，两个蒙古千人队疾冲而至，接着西边又有两个千人队驰来，将郭靖等一群人围在垓心。

吕文德在城头见到蒙古兵这等威势，只吓得心胆俱裂，那敢分兵去救？

杨过站在城头观战，心中反复念着郭靖那两句话：“莫错杀了好人！好人怎能错杀？”眼见他身陷重围，心想：“城头

本来只须不断放箭，射死一些百姓，蒙古反便无法攻上。郭伯伯眼下身遭危难，全是为了不肯错杀好人而起。这些百姓与他素不相识，绝无渊源，他尚且舍命相救，他又何以要害死我爹爹？”

眼望着城下的惨烈厮杀，心中的念头却只是绕着这个难解之谜打转：“他和我爹爹义结金兰，交情自不寻常，但终于下手害他，难道我爹爹真是个十恶不赦的坏人么？”他自小想像父亲仁侠慷慨，英俊勇武，乃是天下一等一的好男儿，突然要他承认父亲是个坏人，实是万万不能。可是在他内心深处，早已隐约觉得父亲远远不及郭伯伯，只是以前每当甫动此念，立即强自压抑，此刻却不由得他不想到此节了。

这时城下喊声动天地，郭靖一千人左冲右突，始终杀不重围。朱子柳率领一队人马，武氏兄弟与郭芙另行率领一队人马，均欲出城接应，只听得号角声急，蒙古又有四个千人队冲到城门之前。忽必烈用兵果然非同寻常，只待城中开门接应，四队精兵便一拥而入。吕文德瞧得心惊肉跳，大声传令：“不许开城！”又命两百名刀斧手严守城门之旁，有敢开启城门者立斩。大将王坚率领弓弩手在城头不住放箭。

城内城外乱成一团，杨过心中也是诸般念头互相交战，一时盼望郭靖就此隐没在乱军之中，一时又望他杀退敌军。突见蒙古军阵势乱了，数千骑兵如潮水般向两旁溃退，郭靖手持长矛，纵马驰出，身后壮汉结成方阵，冲杀而前。这方阵甚是严整，片刻间已冲到城门口，郭靖回转马头，亲自殿后，长矛起处，接连将七八名蒙古将官挑下马来。蒙古兵将一时不敢逼近。

吕文德对郭靖倚若长城，见他脱险，心中大喜，忙叫：“开城，只可小开，千万不能大开！”当下城门开了三四尺，仅